

童軍運動的核心方法

分類：童軍精神 · 作者：陳志南

一、緣起與整體架構

一、童軍運動的誕生：1907 年白浪島露營

要理解「童軍方法」是什麼，得先回到 1907 年那個改變青少年教育史的夏天。

當時的英國正處於維多利亞時代末期。Robert Baden-Powell（簡稱 B-P，1857—1941）是一位剛從南非戰場歸來的英軍將領，他在英國街頭看到的景象讓他憂心忡忡：年輕人沉迷於追求短暫滿足、缺乏目標、不願承擔責任，社會普遍存在著「失敗的習氣」——道德淪喪、不圖上進、自私虛偽。B-P 深信，一個國家的未來不在於武力的強盛，而在於公民道德力量的總和。

B-P 在 1899 年寫過一本給軍人的偵察手冊《警探術》（Aids to Scouting），意外地在英國少年圈流行起來。男孩們把它當作野外冒險指南。這個現象啟發了 B-P：如果把軍事偵察的精神改寫成適合青少年的訓練，是否能用來培養品格？

1907 年 8 月，他做了一個決定性的實驗。他從不同社會階層挑選了 21 名男孩——有伊頓公學的貴族子弟，也有東倫敦工人階級的孩子——把他們帶到英格蘭南部多塞特郡的白浪島（Brownsea Island），舉辦了一次為期 14 天的試驗性露營。

這次露營有四個關鍵設計：（1）男孩被分成 5 人一組的「小隊」，每隊有自己的圖騰（公牛、狼、烏鴉、麻鷓）；（2）小隊長由男孩自己擔任，B-P 不直接指揮；（3）課程內容包括觀察、追蹤、煮食、急救、體育、騎士精神；（4）每天的活動由「實際操作」構成，沒有黑板與教科書。

白浪島的關鍵時刻

露營第三天，B-P 派出小隊到森林中追蹤一條虛構的「失蹤動物」線索。他刻意不告訴答案，讓男孩自己討論、嘗試、犯錯、再嘗試。當有男孩開始爭執時，他也不立即介入，而是讓小隊長處理。

回到營地後，B-P 召集所有人圍坐營火，聽每個小隊報告自己的發現與失敗。他在日記中寫道：「他們眼中的光芒，是教室裡永遠看不到的。」這個觀察，成為日後童軍方法的核心信念——**透過實踐、自治、夥伴關係的學習，遠比講授更深刻。**

1908 年 1 月，B-P 出版《Scouting for Boys》（中譯《童子警探》或《童軍手冊》），分六冊發行。原本只是給既有青年組織（如 YMCA）使用的補充教材，但出乎意料地，全英國各地自發成立童軍小隊。1910 年正式成立英國童子軍總會，會員已達 10 萬人。1920 年世界童軍總部（World Scout Bureau, WSB）在倫敦正式成立，統籌全球童軍運動。

如今，童軍運動已遍及 **170 多個國家**，全球累計參與人數超過 5 億，每年有超過 5,700 萬青少年與服務員參與其中，是全球最大規模的青少年自願組織。

二、童軍運動的使命宣言（1999 年世界童軍會議）

1999 年第 35 屆世界童軍會議（南非德爾班）通過了正式的童軍運動使命宣言，這段文字至今仍是全球童軍組織的共同方向：

童軍運動的使命，是以童軍諾言、規律為基礎的價值系統，致力於青少年的教育，期使人人健全發展並能在社會中扮演具建設性的角色，以幫助建設更美好的世界。

—— World Scout Bureau, 2000

這段使命宣言看似平實，卻包含三個重要訊息：

- 童軍是「教育運動」——不是青年俱樂部，不是休閒活動，而是有明確教育目的的系統。
- 價值系統的基礎是諾言與規律——這是童軍與其他青少年活動最根本的區別。
- 目標是「建設更美好的世界」——從個人成長延伸到社會貢獻。

三、B-P 的「藥方」比喻：為什麼是「方法」而不是「方法們」？

童軍運動是一種由各種成分組成的藥物，除非根據比例進行適當的調配，否則，當對病人的療效不甚理想時，你不能責怪醫生。

—— Baden-Powell (引自 World Scout Bureau, 1998a)

這個比喻是理解童軍方法最關鍵的一句話。B-P 想說的是：童軍方法的每一個「成分」單獨拿出來，都不是童軍獨有的——別的青少年活動也會做露營、也會分組、也會頒徽章。童軍方法的獨特性，不在任何單一要素，而在於這些要素如何「按比例調配」、「相互整合」。

一個只重視小隊制度但忽略諾言與規律的團體，會變成幫派；一個只重視個人進程但忽略社區參與的團體，會變成才藝補習班；一個只重視自然但忽略成人支持的團體，可能變成意外頻傳的冒險俱樂部。少了任何一味，藥效就走樣——這正是 B-P 透過比喻警示後世服務員的事。

四、童軍方法的版本演進：從 7 要素到 8 要素

童軍方法的具體列舉並非從 1907 年起就固定不變，而是隨著 WOSM 對青少年教育的研究與全球趨勢的變化而調整。最關鍵的兩次定版：

1998 年版（七要素）

收錄於 WOSM 出版品《Scouting: An educational system》。這是目前許多國家童軍組織（包括台灣多本訓練手冊）所引用的版本，將童軍方法明確歸納為七個要素：

- 諾言與規律 (Promise and Law)
- 做中學 (Learning by Doing)
- 小隊制度 (Patrol System)
- 活動情境架構 (Symbolic Framework, 2017 後通稱「象徵架構」)
- 進程活動 (Personal Progression)
- 戶外活動 (Nature, 2017 後改為「自然」)
- 成年人的支持 (Adult Support)

2017 年版（八要素，現行版本）

WOSM 第 41 屆世界童軍會議（亞塞拜然巴庫）正式通過修訂，新增第八項要素：

- 社區參與 (Community Involvement) ——對在地、國家、國際社區的主動探索與貢獻。

為什麼新增這項？2017 年的世界局勢已經與 1998 年大不相同。氣候變遷、難民議題、永續發展目標 (SDGs)、社會不平等成為全球青年的共同關懷。WOSM 認為童軍若只強調

個人成長而不連結到社會行動，便偏離了「建設更美好的世界」這個百年使命。社區參與不再是「服務的延伸」，而是與其他七個要素並列的核心方法。

需要強調的是，並非 1998 年的童軍不重視服務——服務一直是童軍精神的核心，諾言中「我願盡力協助別人」、規律中「童軍是助人的」都是明確要求。2017 年的修訂只是把這個原本散落在各要素中的精神提升為獨立的方法論層次，要求服務員在設計活動時，主動考慮社區連結。

五、童軍方法關聯圖（環狀整合圖）

八個要素之間的關係並非平行排列，而是相互依存、共同運作的整合系統。下圖以環狀方式呈現八要素圍繞「童軍方法」核心的整合關係：諾言與規律（深紅色）作為價值基礎位於頂端、社區參與（綠色）為 2017 年新增要素，其他六項以交替色塊呈現，相互支援、缺一不可。

圖 1：童軍方法環狀整合圖（8 要素相互依存）

這個圖示提醒我們：八個要素不是「做完這個再做下一個」的順序步驟，而是同時運作、彼此滲透的整體。一場好的童軍活動，會在同一時刻讓多個要素發揮作用——這就是 B-P 所說「按比例調配的藥方」。

六、童軍方法支柱圖（基礎+支柱結構）

如果用建築來比喻童軍方法，諾言與規律是「地基」，其他七個要素是「支柱」，而童軍運動的使命是「屋頂」。下圖呈現這個三層結構：

圖 2：童軍方法支柱結構圖（基礎、支柱、使命）

這個圖示強調兩個重點：

- 諾言與規律是價值基礎——少了它，其他七個要素如同沒有地基的支柱，再多再美也站不起來。
- 社區參與（綠色，2017 新增）是最後加入的支柱，補齊了童軍方法從個人成長到社會貢獻的完整面向。
- 七根支柱共同支撐使命——使命不是空中樓閣，而是建立在實際的方法之上；少任何一根支柱，使命就會傾斜。

兩張圖呈現的是同一個系統的不同視角：環狀圖強調「相互依存」，支柱圖強調「層次與基礎」。兩者都是理解童軍方法的有效方式，服務員可依場合選用。

七、整體架構圖

層次	內容	在童軍方法中的角色
使命 (Mission)	建設更美好的世界	最終目的
原則 (Principles)	對神 (精神信念)、對人、對己的責任	道德基準
方法 (Method)	8 個要素的整合系統	教育設計藍圖
活動 (Activities)	露營、技能、服務、儀典	方法的具體實踐

「方法」處於使命與原則之下，活動之上。它不是規定要做什麼活動，而是規定活動應該如何被設計，才能真正達到童軍運動的教育目的。

給服務員的關鍵提醒

當你設計一個童軍活動時，可以拿這 8 個要素當作檢核表：

- 這個活動有讓童軍實踐諾言、規律的具體機會嗎？
- 童軍是動手做，還是在聽我講課？
- 小隊有發揮自治功能，還是被我直接指揮？
- 有沒有運用象徵、儀式、故事讓活動更有意義？
- 每個童軍是否能依自己的進程目標獲得挑戰？
- 有充分的自然元素還是只在室內？
- 我作為成人是引導者，還是命令者？
- 這個活動和社區有任何連結嗎？

如果有任何一項答不出來，這個活動就還不是「完整的童軍活動」。

資料來源

- WOSM (2019). The Scout Method (八要素正式定義文件)
- WOSM (2017). World Scout Youth Programme Policy : [learn.scout.org](https://www.learn.scout.org)
- World Scout Bureau (1998). Scouting: An educational system (七要素版本)
- World Scout Bureau (2000). 童軍運動使命宣言 (1999 第 35 屆世界童軍會議通過)
- Robert Baden-Powell (1908). Scouting for Boys
- WOSM 「Scout Method」官方頁面：[scout.org](https://www.scout.org)
- WOSM 「Scouting's History」：[scout.org](https://www.scout.org)
- 維基百科「Scout method」(含 2017 年第 41 屆世界童軍會議修訂歷程)：
en.wikipedia.org

1998 七要素 → 2017 新增社區參與成為八要素 → 2019 WOSM 正式發布《The Scout Method》文件。

二、諾言與規律 (Promise and Law)

一、要素定位：所有童軍方法的價值基礎

在 8 個童軍方法要素中，諾言與規律是**唯一被定位為「基礎」**的要素。其他 7 個方法都建立在這個價值系統之上。打個比方，童軍方法像一棟房子：諾言與規律是地基，其他要素是牆壁、屋頂、家具——少了地基，整棟房子就站不起來。

1999 年的世界童軍使命宣言開宗明義就說：「童軍運動的使命，是以童軍諾言、規律為**基礎的價值系統**，致力於青少年的教育……」這不是修辭上的強調，而是明確的階序：價值在前，方法在後。

二、WOSM 官方定義 (2019)

The Scout Promise and Law: a personal voluntary commitment to a set of shared values, which is the foundation of everything a Scout does and everything a Scout wants to be. The Promise and Law are central to the Scout Method.

—— WOSM, The Scout Method (2019)

譯：童軍諾言與規律：對一套共享價值的個人自願承諾，是童軍一切行為與所有志向的基礎。諾言與規律處於童軍方法的核心地位。

這個 2019 年版的定義有兩個關鍵詞值得注意：「自願」(voluntary) 強調童軍的承諾不是被強迫的；「基礎」(foundation) 強調它在 8 個要素中的根本地位。

三、什麼是「諾言」？什麼是「規律」？

諾言 (Promise)

諾言是童軍對自己、對他人、對社會、對信念所做的個人承諾，通常在入團儀式（宣誓典禮）中以舉行三指禮的方式宣讀。各國諾言的細節雖有差異，但都包含三大方向：對最高存在（神、佛、信仰、宇宙真理等個人理解的精神依託）的責任、對他人的責任、對自己的責任。

中華民國童軍諾言：

憑我的榮譽，我願盡力：

- 一、敬天樂群，扶助他人；
- 二、實踐童軍規律；
- 三、鍛鍊自己，獻身國家。

規律 (Law)

規律是童軍日常行為的具體準則，台灣童軍規律共 12 條，涵蓋誠信、忠孝、助人、友愛、禮節、公德、勇敢、勤儉、整潔、快樂、純潔、公平等品格面向。

各國規律條數不同（英國 7 條、美國 12 條、日本 8 條），但精神一致——以「童軍是...」的正向陳述描述應追求的品德。

四、諾言與規律的教育設計巧思

（一）正向期許 vs. 禁令

注意一個細節：童軍規律從不寫「童軍不可說謊」「童軍不准偷懶」，而是寫「童軍是誠實的」「童軍是勤儉的」。這是 B-P 刻意的設計。

心理學研究告訴我們，禁令會把注意力放在不該做的事情上（「不要想白熊」反而會想），而正向陳述會引導行為朝目標前進。當童軍想著「我是誠實的」時，他在內心建構的是一個正向自我形象，而不是不斷壓抑誘惑。

（二）「我願盡力」的智慧

英文諾言開頭是「On my honour, I will **do my best**」（憑我的榮譽，我願盡力）。「盡力」這兩個字非常重要——它承認了人會失敗、會犯錯，但仍堅持「我會努力」。

這意味著童軍不需要是「完美的人」，只需要是「願意持續努力的人」。這個設計大幅降低了道德要求的心理門檻，反而讓承諾更可實踐、更持久。

（三）個人承諾 vs. 規範約束

學校的校規是別人訂給你的；童軍的諾言是你親口說給自己聽的。

入團宣誓時，童軍舉起右手，向團旗、向夥伴、向自己宣讀諾言。這個儀式不是行政程序，而是讓青少年從「被動服從」轉變為「主動承諾」的關鍵時刻。心理學上，個人主動許下的承諾遠比外部規範更能影響行為。

五、諾言與規律如何貫穿其他 7 個方法？

既然諾言與規律是「基礎」，它就不只是宣誓那一刻的事，而要在所有童軍活動中持續展現：

其他要素	諾言、規律如何在這裡運作
做中學	「日行一善」需要實際行動，不是空想
小隊制度	「童軍是友愛的」「童軍是公平的」在小隊衝突中被檢驗
象徵架構	三指禮、徽章、隊呼都承載諾言精神
個人進程	每階徽章考驗都包含品格與行為要求
自然	「童軍是愛護自然的」在野外活動中具體實踐
成人支持	服務員自身言行就是諾言、規律的活教材
社區參與	對社會、國家的責任在服務行動中具象化

六、給團員與服務員的提醒

給團員：諾言不是背口號

很多童軍能流利背誦諾言、規律，卻不一定真的把它放在心上。試著問自己：

- 今天我有沒有「日行一善」？做了什麼？
- 當我和家人、朋友、同學起衝突時，我是「童軍是友愛的」嗎？
- 我看到地上的垃圾、需要幫助的人，會不會主動行動？
- 當沒人看見時，我還是同一個我嗎？（這就是「榮譽」的真意）

給服務員：別讓宣誓變成「行禮如儀」

許多團體的宣誓典禮辦得隆重，但典禮過後就被遺忘。試著：

- 讓童軍在每次小隊聚會、團集會結束時複誦規律一條，輪流由不同人主持。
- 當童軍做出符合規律的行為時，公開肯定（「剛剛阿凱讓出座位給疲倦的學妹，這就是『童軍是友愛的』」）。
- 當童軍違反規律時，不直接責罵，而是引導反思（「你剛剛說的話符合『童軍是誠實的』嗎？我們重新想想」）。
- 把諾言、規律融入活動設計：例如服務日結合「童軍是助人的」、整潔比賽結合「童軍是整潔的」。

延伸閱讀

關於諾言、規律、銘言的詳細條文、歷史沿革、各國對照，請參閱本知識庫「童軍精神 → 諾言、規律與銘言」主題。

資料來源

- WOSM (2019). The Scout Method，第 3 頁（諾言與規律官方定義）
- Robert Baden-Powell (1908). Scouting for Boys（諾言、規律首次發表）
- World Scout Bureau (2000). 童軍運動使命宣言
- WOSM 「Scout Promise and Law」：scout.org
- 中華民國童軍總會：scout.org.tw（中華民國童軍諾言與規律 12 條條文）

中華民國童軍規律有 12 條，與英美原始 10 條版本不同；本章說明的「正向期許 vs 禁令」設計原則為各國共通。

三、做中學 (Learning by Doing)

一、要素定位：童軍最具識別性的學習方式

如果問一個童軍：「童軍和學校最大的不同是什麼？」最常見的答案是：「童軍是真的去做，學校是聽老師講。」這個直覺的答案，正好就是「做中學」要素的精髓。

做中學 (Learning by Doing) 強調透過實際動手、親身體驗的方式學習，而不是先聽完理論再考試。它是 8 個童軍方法要素中最「動態」的一個——它不只是教育原則，更是童軍活動設計的根本邏輯。

二、WOSM 官方定義 (2019)

Learning-by-doing: the use of practical actions (real life experiences) and reflection(s) to facilitate ongoing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 WOSM, The Scout Method (2019)

譯：做中學：透過實際行動（真實的生活經驗）與反思，促進持續的學習與發展。

注意這個官方定義中關鍵的兩個詞：「真實生活經驗」（real life experiences）強調做中學不是模擬演練，而是真實情境的實踐；「反思」（reflection）說明做中學不只是「動手做」，更包含對行動的回顧與檢討。

三、做中學的思想淵源

（一）杜威：經驗即教育

做中學概念可追溯至 1916 年美國教育哲學家約翰·杜威 (John Dewey, 1859–1952) 的著作《民主與教育》(Democracy and Education)。杜威批評當時的傳統教育把學生當作被動的容器，認為「教育即經驗的重組」——學習不是單向傳遞，而是學習者透過經驗、反思、再經驗的循環，建構自己的理解。

（二）B-P 比杜威還早實踐

有趣的是，B-P 在 1907 年的白浪島露營，就已經實踐了杜威 1916 年才系統化的教育理論。B-P 沒有讀過杜威，但他從軍旅生涯與青少年觀察中，獨立得出了相同的結論：「告訴他，他會忘記；展示給他看，他會記得；讓他親自做，他才會理解。」

這句話常被歸於 B-P，也常被歸於孔子或中國諺語。無論作者是誰，它精準描述了做中學的核心。

（三）Kolb 經驗學習圈：科學化的做中學

1984 年，教育學家 David Kolb 提出「經驗學習圈」（Experiential Learning Cycle），將做中學整理為四階段循環：

1. 具體經驗（Concrete Experience）——親身做一件事
2. 反思觀察（Reflective Observation）——回頭想想剛才發生什麼
3. 抽象概念（Abstract Conceptualization）——歸納出原則或規律
4. 主動嘗試（Active Experimentation）——把學到的應用到下一次

這正是童軍露營後「營火夜話」的學理基礎——透過反思把經驗轉化為持久的學習。

四、做中學的四個關鍵特徵

（一）第一手經驗，不是二手轉述

讀過 100 本登山書，不如親自爬一次山。看過 50 部生火影片，不如親手用打火石點燃一堆濕柴。做中學要求學習者直接面對材料、工具、自然、人——這種**第一手的感官經驗**會在大腦中留下遠比文字深刻的記憶。

（二）允許失敗，從錯誤中學習

做中學的核心是「嘗試」，而嘗試就意味著允許失敗。童軍夥伴第一次搭帳棚會搭歪、第一次煮飯會燒焦、第一次打結會打錯——**這些失敗本身就是教材**。服務員的職責不是阻止失敗，而是確保失敗發生在安全範圍內，並引導童軍從中學習。

（三）循環反思，不是一次性事件

做中學不是「做完就算了」。每次活動後，小隊應該圍坐一起檢討：「這次成功的地方是什麼？哪裡可以改進？下次我們要怎麼做？」這個反思環節讓經驗轉化為智慧。

（四）結合理論，但理論在後

做中學不否定知識的重要，而是調整順序。**傳統教學是「理論→實踐」，做中學是「實踐→反思→理論→再實踐」**。當童軍親自試過幾種繩結後，再講解「方結」「平結」的力學原理，他會聽得進去；如果反過來先講原理，他可能根本記不住。

五、做中學在童軍場域的具體應用

（一）露營：做中學的全方位實驗室

露營是童軍場域中最完整的做中學機會。從規劃菜單、購買食材、搭帳棚、起火、煮飯、洗碗、營火、收拾、撤營——**每一個環節都是動手做**。一次三天兩夜的露營，童軍至少實踐了 30—50 個獨立**的技能與決策**，這在任何課堂上都不可能達到。

（二）專科章：操作驗證為主

童軍專科章與學校的成績單最大不同，是它**幾乎都要求實際操作展示**，而不是紙筆測驗。例如「炊事章」要求現場煮一頓飯、「結繩章」要求現場示範指定繩結、「急救章」要求現場處理模擬傷患。這種設計強迫學習者必須真的會做，不能背答案蒙混。

（三）分站活動：濃縮的多元做中學

一場分站活動把多種技能設計成 6—10 站，每站 15—20 分鐘，童軍輪流操作。在短時間內接觸多種挑戰，是課堂教學無法比擬的學習密度。

（四）服務行動：在真實情境中學習

讓童軍親自規劃一場淨灘、為長者服務、辦營火晚會——他們會學到計畫管理、溝通、應變、領導，這些是任何理論課都教不會的軟實力。

六、做中學 vs. 傳統教學：一個對照

面向	傳統教學	做中學
起點	理論知識	實際操作
教師角色	講授者	引導者、示範者
學生角色	聽眾	行動者、決策者
失敗的意義	扣分、錯誤	學習的關鍵時刻
評量方式	紙筆考試	操作展示、實作觀察
學習深度	記憶、理解	應用、評估、創造
遺忘速度	快（艾賓豪斯曲線）	慢（程序記憶）

做中學的真實場景

某次新團員入團訓練，教官設計了「找出最快的取水路線」活動。他不告訴答案，只給每隊地圖、指北針、水桶。小隊 A 直接照地圖最短路徑走，發現中途要過一條溪，鞋子全濕。小隊 B 觀察地形後選擇繞遠一點但全程平路，反而最快回到營地。

教官事後沒有說「我早就知道」，而是讓兩隊互相分享經驗：「你們選那條路的考量是什麼？事後回想還會這樣選嗎？」這短短 30 分鐘，比一節「地圖判讀課」教會他們更多——他們學到的不只是路徑選擇，更是觀察、評估、決策、反思的整套思維方式。

給服務員的設計提醒

規劃任何童軍活動前，先問自己這個關鍵問題：

「這個內容能不能讓童軍動手做？」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就盡量設計成操作活動。即使是規則、安全須知、歷史故事這類看似只能講授的內容，也可以透過情境模擬、角色扮演、競賽問答、實地探訪等方式做出來。

一個經驗法則：講授不應超過活動總時間的 20%。如果你發現自己一直在「上課」，這個活動就還不夠童軍化。

資料來源

- WOSM (2019). The Scout Method, 第 3 頁 (Learning-by-doing 官方定義)
- John Dewey (1916). Democracy and Education
- David A. Kolb (1984). Experiential Learning: Experience as the Source of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 Robert Baden-Powell (1908). Scouting for Boys
- WOSM 「Scout Method」官方頁面：[scout.org](https://www.scout.org)

四、小隊制度 (Patrol System)

一、要素定位：童軍組織的最基本單位

B-P 在《Aids to Scoutmastership》（給服務員的指引）中寫過一句被反覆引用的話：
「Patrol System is not one method of running a Troop, it is the only method.」（小隊制度不是經營童軍團的「一種方法」，而是「唯一的方法」。）

這句話展現出 B-P 對小隊制度的堅持。在童軍方法的 8 個要素中，小隊制度是最具組織結構意義的一項——它規定了童軍如何被組織、如何運作、如何學習。沒有小隊制度，其他童軍方法都會打折。

二、WOSM 官方定義 (2019)

Team system: the use of small teams as a way to participate in collaborative learning, with the aim of developing effective teamwork, interpersonal skills, leadership as well as building a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nd belonging.

—— WOSM, The Scout Method (2019)

譯：小隊制度：透過小團隊參與協作學習的方式，目標在發展有效的團隊合作、人際技能、領導能力，並建立責任感與歸屬感。

注意 WOSM 2019 年的英文用語從早期的「Patrol System」轉為「Team System」——這個改變反映出童軍方法跨年齡層的適用：「Patrol」（小隊）是童軍階段的傳統用語，但對於幼童軍的「六人組」、行義階段的「小組」、羅浮階段的「組」，「Team」（團隊）涵蓋更廣。在台灣，傳統上仍以「小隊制度」一詞泛指。

三、什麼是小隊？

小隊 (Patrol) 是由 5-8 名童軍組成的小團體，是童軍組織的最基本單位。在台灣，幾個小隊組成一個「童軍團」（或「中隊」「大隊」），多個團體再組成地方分會、總會。但對童軍個人而言，他真正歸屬的群體就是小隊，其他層級對他都是相對遙遠的。

一個典型的童軍團大約有 4-6 個小隊，每個小隊都有自己的：

- 隊名（如老虎隊、雄鷹隊、白雲隊）
- 隊呼（出隊時齊聲喊出的口號）
- 隊歌（自己編寫或選用的小隊主題曲）
- 隊旗（繡有隊徽的小型旗幟）
- 隊徽 / 圖騰（代表小隊精神的象徵動植物或物品）
- 小隊長（民主推選產生的領導者）
- 副小隊長（協助小隊長並接班培養）

四、小隊制度的設計原則

（一）為什麼是 5—8 人？

這個數字背後有心理學依據：

- 小於 5 人：無法形成完整分工，幾個人請假就停擺。
- 大於 8 人：發言機會減少，容易出現「沉默的大多數」，部分成員會邊緣化。
- 5—8 人：足以讓每個人都有特定角色（隊長、副隊長、紀錄、總務、安全、炊事、文書），又能讓每個人都被看見、被聽見。

這個規模設計呼應現代組織心理學的「兩個披薩規則」——一個小團隊應該小到兩個披薩就能餵飽，否則溝通成本會急遽升高。

（二）民主自治：核心精神

小隊長不是大人指派的，而是由小隊員民主推選產生。小隊聚會的議程、活動內容、分工方式，由小隊長與小隊員共同討論決定。服務員不直接介入小隊內部運作，只在必要時提供諮詢或安全守護。

這個設計讓青少年在真實的責任承擔中學習民主。當他必須說服 7 個夥伴接受他的提議時，他會理解什麼是溝通、妥協、領導；當他擔任小隊長一年後，他會深刻理解「領導」的意義不是發號施令，而是服務團隊。

（三）持續性：跨越長時間的夥伴關係

小隊不是每次活動隨機分組，而是長期固定編制，通常維持一年以上，許多童軍從加入到退團都在同一個小隊。這種持續性帶來：

- 深厚的情誼（許多童軍的一輩子摯友都來自小隊）
- 高度的默契（不需要重新磨合就能合作）
- 清晰的角色（每個人知道自己在小隊中的定位）
- 安全的犯錯空間（夥伴之間信任，可以承擔失敗）

（四）同儕學習：學長制傳承

小隊成員年齡略有差異，年長的童軍會帶領年幼的，這就是「學長制」（Learning from Peers）。

研究顯示，同儕教導的學習效果經常超過成人講授。原因是：

- 同儕之間語言相近，年長童軍知道年幼童軍的困惑點。
- 當童軍要教別人時，他自己學得更深（教學相長）。
- 青少年對同儕的認可需求高於對成人的認可。
- 同儕間的犯錯更不會帶來權威壓力。

（五）象徵認同：建立歸屬感

每個小隊都有自己的隊名、隊歌、圖騰、儀式——這些不是裝飾，而是建立群體認同的關鍵。當小隊在大會操中喊出自己的隊呼，當他們穿上同色領巾走進營地，當他們在營火夜唱起自編隊歌，這些時刻都在強化「我們是一隊」的意識。

五、小隊制度 vs. 學校班級

很多家長以為「小隊就是分組」，這是嚴重的誤解。小隊與學校班級在本質上完全不同：

面向	學校班級 (30+ 人)	童軍小隊 (5-8 人)
領導產生	教師指派或老師決定	小隊員民主推選
決策方式	教師決定為主	小隊長與小隊員討論
參與度	少數主導，多數沉默	每個人都有角色與發言
學習方式	教師單向授課	同儕教導、分工合作
情感連結	較弱、流動性高	強烈的隊伍認同與情誼
責任承擔	個人責任 (成績)	團體責任 (小隊榮譽與共)
時間長度	一學年	多年甚至全程

六、官方論述：中華民國童軍總會「小隊制度」

小隊制度符合少年的群體本性，透過小隊的組織使成員互助合作。使少年在童軍生活中獲致：體驗民主的生活，培養合作的精神。

—— 中華民國童軍總會「童軍的三大制度」

這段官方論述精準點出小隊制度的兩個核心教育目標：

- **體驗民主的生活**——透過推選隊長、討論決策、互相協調，學習民主實作。
- **培養合作的精神**——透過分工執行任務、共同面對挑戰，學習團隊合作。

這兩項是其他青少年活動很難系統化提供的，正是小隊制度的不可取代之處。

一個小隊的一週

白雲隊週六上午要參加團集會，活動主題是搭設炊事帳並準備午餐。

週四晚上，小隊長小琪召開線上小隊會議：「這次的菜單我們選什麼？阿凱負責採買、小宇負責主廚、慧君負責收尾打掃，大家還有什麼想法？」小隊員爭論該煮咖哩還是炒飯，最後投票決定咖哩。

週六當天，小隊到達營地後開始搭帳。新進的隊員小恩第一次搭炊事帳，副隊長阿翔耐心示範繩結，然後讓小恩自己試。小恩打了 3 次才打對，阿翔沒有不耐煩，反而說：「你看，第三次就成功了，這比我第一次還快。」

開伙時間，小宇煮的咖哩太鹹，全隊苦著臉吃完。中午小隊會議檢討：「下次該怎麼避免？」小宇說：「我先試吃再加鹽。」這個經驗他一輩子都不會忘記。

這就是小隊制度的日常——從推選、討論、分工、執行、犯錯、檢討的循環中，每個人都在成長，整個小隊也在成長。

給服務員的提醒

小隊制度最容易被服務員不自覺地破壞的方式是：「替小隊長做決定」。

- 當你看到小隊長決策不夠完美時，**忍住直接指正的衝動**，給他空間嘗試。
- 當小隊內部有爭執時，**讓小隊長處理**，不要跳過他直接介入。
- 當小隊出現失敗時，**把它變成檢討素材**，而不是責怪小隊長無能。

- 小隊長犯錯不是你失職，反而是他學習的關鍵時刻——失敗的小隊長最後可能成長為最好的領袖。

資料來源

- WOSM (2019). The Scout Method，第 3 頁 (Team system 官方定義)
- Robert Baden-Powell (1919). Aids to Scoutmastership (小隊制度核心論述)
- Robert Baden-Powell (1908). Scouting for Boys
- 中華民國童軍總會「童軍的三大制度」：scout.org.tw/autopage/70/467
- 維基百科「Patrol (Scouting)」：en.wikipedia.org

WOSM 2019 將傳統「Patrol System」用語擴展為「Team system」以涵蓋幼童軍六人組、羅浮小組等不同年齡層；台灣保留「小隊制度」傳統用語。

五、象徵架構 (Symbolic Framework)

一、要素名稱與翻譯

英文名稱「Symbolic Framework」在不同年代的中譯有所不同：

- 1998 年版中文譯為「活動情境架構」
- 2017 年版逐漸通行「象徵架構」

兩者英文是同一個概念，差別在於 1998 年版的中譯偏重「情境」(activity context)，而 2017 年版回歸字面義「象徵」(symbolic)。本主題以「象徵架構」為主要稱呼，但兩者都正確。

二、WOSM 對象徵架構的定義

Symbolic framework: a unifying structure of themes and symbols to facilitate learnin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unique identity as a Scout.

—— WOSM, The Scout Method (2019)

譯：**象徵架構**：一套統合主題與符號的結構，用以促進學習並協助童軍發展獨特的自我認同。

這個定義包含四個關鍵詞：「統合的」(unifying)、「主題與符號」(themes and symbols)、「促進學習」(facilitate learning)、「自我認同」(identity)。讓我們逐一拆解。

三、為什麼需要象徵？

(一) 青少年的心理需求

青少年（特別是 12—17 歲）正在經歷強烈的**身份認同探索期**——他們在問「我是誰？」「我屬於哪裡？」「我跟別人有什麼不同？」象徵架構正好回應這些需求：

- 我是「白雲隊」的一員——這是我的群體歸屬。
- 我戴著百合花徽——這是我的價值認同。
- 我能行三指禮——這是我的儀式參與。

- 我會背童軍諾言——這是我的精神承諾。

（二）想像力比講道理更有力

當你告訴一個 8 歲幼童軍「要勇敢、要團結」，他可能聽不進去。但如果你告訴他：「你是毛克利（《叢林奇譚》主角），你跟著阿克拉狼領導下的狼群一起冒險」——他會立刻投入這個故事，並把故事中的勇敢、團結內化為自己的特質。

這就是為什麼幼童軍叫「Wolf Cubs」、行大狼禮、喊「我們會盡力」（We will do our best）——這套吉卜林叢林主題不是裝飾，而是讓抽象品德變成具體故事的教育設計。

（三）儀式創造神聖感

現代社會儀式大量消失，但人類心理學顯示，儀式對群體凝聚與個人成長極其重要。童軍保留了豐富的儀式：

- 入團宣誓：標誌成為童軍的關鍵時刻
- 升級典禮：肯定進程的成就
- 營火儀式：每晚的精神交流
- 降旗禮：每天的尊敬與反思
- 授徽典禮：公開肯定努力

這些儀式不是繁文縟節，而是把日常活動「神聖化」、讓青少年感受到參與某件重大事情的關鍵。

四、各年齡層的象徵架構

童軍象徵架構隨年齡分層設計，越年幼用越具象的故事，越年長用越抽象的精神：

階段	中文	象徵主題	典故來源
5—7 歲 Beavers / Tiger Cubs	海狸 / 幼幼童軍	河狸家族、森林動物	兒童故事、自然角色
8—11 歲 Wolf Cubs / Cub Scouts	幼童軍	叢林、狼群、毛克利	吉卜林《叢林奇譚》
12—14 歲 Scouts	童軍	探險、開拓、印第安偵察兵	B-P 《Scouting for Boys》
15—17 歲 Venturers	行義童軍	自我冒險、突破限制	青少年成長挑戰
18—26 歲 Rovers	羅浮童軍	朝聖、騎士精神、人生旅途	B-P 《Rovering to Success》

五、台灣童軍中的象徵元素

台灣童軍承襲世界童軍象徵體系，並融入本地文化，形成豐富的象徵語彙：

（一）三指禮：諾言的具象化

右手三指（食指、中指、無名指）伸直，拇指壓住小指。三指代表諾言的三個方向：對神（精神信念）、對人、對己。拇指壓小指代表「強者保護弱者」。每次行禮都是默念諾言一次。

（二）左手禮：兄弟情誼

童軍之間相見以左手相握。為什麼是左手？因為左手離心臟最近——伸出左手代表「以最真誠的心意相見」。這個傳統可追溯至 B-P 在西非阿善提王國觀察到的部落習俗。

（三）百合花徽：童軍的世界共通符號

童軍徽（百合花徽，Fleur-de-lis）是全世界童軍共通的識別符號。三片花瓣代表諾言三條目，徽底常有指北針造型——象徵童軍是品格的指南針，永遠指向正確的方向。

（四）領巾：童軍最辨識的符號

領巾代表所屬童軍團，也象徵童軍精神。傳統上，領巾打結提醒童軍「日行一善」——每天早上打結時提醒自己今天要行善，晚上若做到善行就解開結。沒做到？領巾打著結睡覺。

（五）童軍呼號「準備」（Be Prepared）

B-P 設計這個呼號時刻意讓它與「Baden-Powell」首字母相同（B.P.）。「準備」不只是「準備好工具」，更是「身、心、品格的全方位準備」——準備好面對任何狀況、準備好幫助任何需要的人。

（六）小隊圖騰：屬於這支隊伍的故事

每個小隊自行設計或選擇圖騰（動物、植物、神話角色等），並編寫圖騰故事，承載小隊的精神。例如「白雲隊」可能用「自由、輕盈、無拘」描述自己；「老虎隊」可能用「勇猛、團結、領導」自我期許。圖騰不是吉祥物，而是小隊的精神身份證。

六、儀典禮節：象徵架構的具體展現

童軍儀典是象徵架構的動態實踐。台灣童軍常見儀典包括：

- 升降旗禮：每日聚會開始與結束的儀式，表達對國家的敬意。
- 入團宣誓：新團員正式加入的關鍵儀式。
- 授徽典禮：頒發徽章的隆重場合。
- 升級典禮：童軍進階的肯定。
- 營火晚會：童軍露營的精神高峰。
- 結業禮：訓練營或活動結束的告別式。

延伸閱讀

關於各種儀典禮節的具體執行方式，請參閱本知識庫「儀典禮節」分類下的相關主題。

給服務員的提醒

象徵架構不是「裝飾品」，而是教育設計的核心一環。常見的錯誤包括：

- 把儀典當成「行禮如儀」——快快結束就好。
正確做法：每次儀典都用心執行，讓童軍感受到莊重感。
- 忽略小隊圖騰——隨便取個名字就完事。
正確做法：花一次完整聚會討論隊名、隊呼、圖騰故事，讓每個成員投入。

- 忽視象徵的解釋——童軍每天行三指禮，卻不知道為什麼。
正確做法：定期講解每個符號背後的意義，讓象徵成為「活的傳統」。

資料來源

- WOSM (2019). The Scout Method，第 3 頁與第 9 頁 (Symbolic framework 官方定義)
- Rudyard Kipling. The Jungle Book (幼童軍叢林主題之原典)
- Robert Baden-Powell (1916). The Wolf Cub's Handbook
- Robert Baden-Powell (1922). Rovering to Success
- WOSM 「Scout Method」：scout.org

1998 版中譯為「活動情境架構」；2017 後通行「象徵架構」。各年齡層象徵主題依各國家組織傳統略有變化。

六、個人進程 (Personal Progression)

一、要素定位：童軍成長的系統化路徑

如果說諾言、規律告訴童軍「要成為怎樣的人」，個人進程 (Personal Progression) 就是給每位童軍一張具體的成長地圖——標出每個階段的目標、挑戰、考驗、肯定方式。

個人進程是 8 個童軍方法要素中最具個別化設計的一個。它承認每個青少年的興趣、能力、節奏都不同，因此設計出一套既有共同框架、又允許個人化選擇的成長系統。

二、WOSM 對個人進程的定義

Personal progression: a progressive learning journey focused on motivating young people to develop themselves through individual goals and challenges, with reflection facilitating ongoing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 WOSM, The Scout Method (2019)

譯：個人進程：以個人化目標與挑戰激勵青少年發展自我的漸進學習旅程，透過反思促成持續的學習與成長。

這個定義中包含三個關鍵能力——這正是個人進程要培養的「三自」：

- 自立 (Self-reliance)：靠自己解決問題的能力
- 自治 (Self-governance)：管理自己生活與時間的能力
- 自學 (Self-learning)：找到資源、主動學習的能力

三、個人進程的設計原則

(一) 個人化：每個童軍走自己的路

個人進程不是「全班一起進度」，而是每個童軍依自己的興趣與能力選擇挑戰。喜歡野外的選擇登山章、喜歡音樂的選擇音樂章、喜歡科學的選擇電子章——同一個童軍團裡的成員可能拿到完全不同的徽章組合。

（二）漸進性：從基礎到精熟

進程設計分級，每一級的考驗難度遞增。童軍從「基本入門」開始（如初級童軍），達成後挑戰下一級（中級），再下一級（高級、獅級）。這個設計保證童軍不會一開始就被難倒，也不會永遠停在容易的關卡。

（三）自我設定：童軍主導目標

進程目標不是服務員指派，而是童軍與服務員共同討論後設定。服務員幫忙評估能力、提供建議，但最終由童軍自己決定要挑戰什麼、什麼時候挑戰。

（四）多元評量：不只看技能熟練度

進程考驗評估的不只是「會不會做」，更包括：

- 態度：學習過程中的主動性、堅持度
- 合作：與夥伴協作的的能力
- 領導：在小隊中發揮的角色
- 成長：與自己過去比的進步幅度

（五）具體可見：以徽章呈現進步

進程的成果以徽章、獎章、領巾顏色、肩章顏色等具象方式呈現。當童軍把新徽章縫上制服，全團都看得到他的進步——這種公開的肯定對青少年自我認同的形塑極其重要。

四、台灣童軍進程體系

台灣童軍依年齡分為四階，每階都有自己的進程系統：

階段	適用年齡	進程級別	最高榮譽
幼童軍	7—11 歲	稚齡 / 一星 / 二星 / 三星	三星級幼童軍
童軍	12—14 歲（國中）	初級 / 中級 / 高級 / 獅級	獅級童軍
行義童軍	15—17 歲（高中）	行義 / 探險 / 領袖	總統獎
羅浮童軍	18—26 歲	羅浮環	羅浮環

五、徽章制度：個人進程的具體載體

中華民國童軍總會將「徽章制度」列為三大制度之一，官方論述為：

徽章制度發展青少年的成就慾，促進技能學習，使少年獲致：鍛鍊野外的技巧，增進服務的能力。

—— 中華民國童軍總會

（一）徽章的類別

- 進程章：標誌完成某一級進程考驗（如初級章、中級章、高級章）。
- 專科章：對特定技能或興趣的肯定（如急救章、炊事章、登山章），台灣有約 100 種。
- 服務章：對服務行為的肯定（如世界友誼章、社區服務章）。
- 特殊章：紀念特定活動或職務（如大露營章、小隊長章）。

(二) 徽章不是「集點獎勵」

很多人誤以為徽章像遊戲裡的成就點數——拿越多越好。但 B-P 設計徽章的本意是「鼓勵青少年探索多元興趣與技能」，而不是炫耀。

一個只追求徽章數量、卻沒有真正內化技能的童軍，違背了徽章制度的本意。「我會這個技能」遠比「我有這張徽章」重要。

六、進程的檢驗：考驗 vs. 考試

童軍進程考驗與學校考試不同：

面向	學校考試	童軍考驗
時間	固定日期統一施測	準備好就申請考驗
內容	教師指定範圍	童軍與服務員共同設計
形式	紙筆為主	操作展示為主
通過標準	分數線	技能熟練度與品格表現
失敗的意義	扣分	回去再練習，重新挑戰
評審	教師	服務員、技能教練、團務委員

七、與其他要素的整合

- 結合做中學：徽章考驗都需實際操作，不能紙上完成。
- 結合小隊制度：許多進程目標需小隊合作完成；高階進程要求擔任小隊長。
- 結合社區參與：高階徽章常包含服務時數或服務專案。
- 結合自然：野外技能徽章必須在戶外實踐。
- 結合象徵架構：每張徽章都有設計故事與象徵意義。

一個進程的真實歷程

阿翔是國二童軍，目前是初級童軍。他想挑戰中級章，但對結繩沒有把握。

週五晚上，他主動找團長討論：「中級結繩要會 12 種繩結，我目前會 6 種。」團長沒有直接教他，而是說：「你覺得自己最弱的是哪幾種？我幫你安排接下來幾次小隊聚會練習。」阿翔自己列出 6 種要強化的繩結。

接下來一個月，每次小隊聚會他主動找學長練習。某次他打不出「方回結」，挫折地說：「我學不會。」小隊長阿凱說：「我去年也這樣，你看我的手——右手一定要從上面繞下來。」示範三次後阿翔終於成功。

一個月後，阿翔申請考驗。團長準備了 12 條繩子隨機抽問，阿翔在 5 分鐘內全部正確完成。團長說：「通過！但更重要的是，你從不會到會的這個過程，才是你真正學到的東西。」

授徽典禮上，阿翔上台，在全團面前由團長親手將中級章縫上制服。他說那是他國中三年最有成就感的一刻。

給服務員的提醒

進程不是「集點」遊戲，而是協助童軍認識自己、設定目標、堅持實踐的歷程。

- 避免「徽章工廠」傾向：不要為了讓童軍快速拿到徽章而降低考驗標準。
- 避免「替童軍決定」：不要規定每個人都要拿哪些章——讓他自己選擇興趣。
- 重視過程勝於結果：考驗通過不是終點，過程中的學習與成長才是。
- 慶祝小成就：每張徽章都是一次成長，值得在團體前公開肯定。
- 允許失敗：考驗未通過不是羞辱，是「下次再試」的邀請。

資料來源

- WOSM (2019). The Scout Method, 第 3 頁 (Personal progression 官方定義)
- 中華民國童軍總會「童軍的三大制度」(含徽章制度)：scout.org.tw
- 中華民國童軍總會「各級童軍進程」：scout.org.tw/autopage/70/471
- 中華民國童軍進程合格標準 (110 年 2 月 21 日修訂)
- Robert Baden-Powell (1908). Scouting for Boys

台灣童軍進程體系：幼/童/行/羅四階段，徽章制度為三大制度之一。具體考驗標準依總會公告為準。

七、自然 (Nature)

一、要素名稱演進

1998 年版稱為「戶外活動」(Outdoors)，2017 年版改為「自然」(Nature)。這個改名不只是用語調整，而是意涵的擴充：

- 「戶外活動」強調活動發生的「場所」(在戶外)。
- 「自然」強調活動的「對象與精神」(與自然環境的連結)。

2017 年的修訂呼應了現代世界對環境議題的關注——童軍不只是「在自然中活動」，更要「了解自然、尊重自然、保護自然」。

二、WOSM 對自然要素的定義

Nature: learning opportunities in the outdoors which encourag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and a relationship with the wider environment.

—— WOSM, The Scout Method (2019)

譯：自然：戶外的學習機會，促進對更廣闊環境的更深理解與連結。

這個 2019 年版定義有意涵深遠的兩個轉變：(1) 從「戶外活動」(outdoor activities) 轉為「更廣闊的環境」(the wider environment)——強調的不只是身體在戶外，更是與整個自然生態的關係；(2) 強調「學習機會」(learning opportunities)——自然不是活動場地，而是教育媒介。

三、B-P 對自然的觀點

營地同時是童軍夥伴的自然研究中心，自然環境提供年輕人各種學習的機會，讓年輕人的身心發展可以更為平衡與健全。而也唯有露營生活才能讓人真正瞭解大自然，因為你必須一天二十四小時都面對他。

—— Baden-Powell, 1955, Aids to Scoutmastership

B-P 認為，自然不是童軍活動的「背景」，而是童軍教育的「**主要老師**」。許多在課堂上需要花很多時間講解的概念——獨立、合作、解決問題、面對困境——在自然環境中會自動發生。一場暴雨、一次迷路、一頓燒焦的飯，都比一節課更有教育意義。

四、自然要素的多重意義

(一) 真實的挑戰場域

自然環境的不確定性提供**真實的挑戰**——天氣會變、地形會錯、體能會累、計畫會出狀況。這些挑戰無法被「設計師」預設，正是這種不確定性，迫使童軍必須做出真實的判斷與決策。

(二) 活的學習教室

自然觀察、生態知識、星象、地理、植物、動物——這些在課本上是死的知識，在野外是活的體驗。

當童軍在夜營看到流星，他會記得課本上「英仙座流星雨」的章節；當他看到苔蘚長在樹幹北面，他會理解為什麼指南針不工作時還能辨方向。**自然把抽象知識轉換為具體經驗。**

(三) 性格鍛鍊的試金石

在自然中，沒有家長替你拿東西、沒有便利商店替你解渴、沒有 Wi-Fi 替你查答案。**所有事情都要自己面對。**

這種「無法外包」的處境會逼出青少年內在的能力。一個在家裡只會抱怨的少年，可能在山上扛起最重的裝備；一個在學校沉默的女孩，可能在小隊危機時站出來協調。

(四) 身心平衡的修復場

現代研究持續證實 B-P 百年前的直覺：定期接觸自然有助於

- 降低焦慮與憂鬱症狀（多項心理學研究）
- 提升專注力與創造力（注意力恢復理論，ART）
- 改善近視與骨質（兒童戶外活動研究）
- 增進免疫系統（森林浴 / Shinrin-yoku 研究）
- 減少壓力激素（Stress hormone）皮質醇

在 3C 重度使用、室內生活為主的當代，「自然」要素的價值比 B-P 時代**更為珍貴**。

(五) 環境倫理的養成

當童軍親自感受過森林的美、山風的清涼、星空的浩瀚，他會自然地想要保護這些。這就是「**無痕山林**」（Leave No Trace, LNT）七大原則的精神基礎：

1. 事前充分的規劃與準備
2. 在可承受地點行走宿營
3. 適當處理垃圾，維護環境
4. 保持環境原有風貌

5. 減低用火對環境的衝擊
6. 尊重野生動植物
7. 考量其他使用者

五、童軍戶外活動的形式

童軍的「自然」不是單一活動，而是多種形式：

(一) 露營 (Camping)

童軍最典型的活動，從一夜的小隊露營到 14 天的世界大露營都是。露營是所有童軍方法的整合場域——做中學、小隊制度、進程、自然、社區、成人支持都在這裡同時發揮作用。

(二) 健行 / 跋涉 (Hiking / Hike)

連續移動的探險活動。從半日健行到多日跋涉，挑戰不只是體能，更是地圖判讀、體能分配、氣象判斷、團體協作的綜合能力。

(三) 水上活動 (Water Activities)

包含游泳、獨木舟、帆船、SUP、浮潛、溯溪等。台灣四面環海、河川密布，水上活動是台灣童軍重要的發展方向。

(四) 登山與攀岩

挑戰高度與體能極限，培養堅毅、耐心、面對恐懼的能力。需要嚴格的安全準備。

(五) 野外定向 (Orienteering)

運用地圖、指北針、GPS 在野外辨識方向與位置。是童軍核心技能之一。

(六) 自然觀察與研究

植物辨識、鳥類觀察、星象觀測、氣象記錄、地質探勘——把自然當作研究對象。

六、為什麼自然是童軍方法的核心要素？

在眾多童軍戶外活動中，露營對青少年最具吸引力，也被認為是典型的童軍活動，童軍運動的發源也來自露營活動。一個經典的論斷是：

露營活動將童軍運動的種種方法緊緊地扣在一起，缺乏了露營活動，雖然完備了各種童軍運動方法，童軍運動也會黯然失色。

反之，缺少了童軍精神的露營，也只是一般的戶外活動。露營（自然）與其他童軍方法是相輔相成的關係，自然提供了讓所有童軍方法同時運作的最佳場域。

一夜露營，七個方法同時運作

某次小隊兩天一夜露營：

- 諾言、規律——「童軍是愛護自然的」，全程實踐無痕山林。
- 做中學——搭帳、生火、煮飯都親手操作。
- 小隊制度——小隊長民主決定菜單與分工。
- 象徵架構——升降旗禮、營火儀式、隊呼響徹營地。
- 個人進程——某童軍正在為高級野外章準備，這次要展示獨力搭帳。
- 成人支持——服務員在旁邊喝咖啡看書，有狀況才介入。
- 社區參與——出發前認識當地原住民部落歷史，活動後寫感謝信給營地主人。

一場露營，八個童軍方法要素同時運作。這就是為什麼露營是「童軍最完整的活動」。

給服務員的提醒

規劃戶外活動時，避免幾個常見陷阱：

- 把戶外活動變成「換場地的講授」：在山上排滿教學課程，童軍只是換到山上聽課。
正確：盡量讓童軍主動探索、體驗、解決問題。
- 過度安全保護：怕受傷就什麼都不讓做。
正確：在風險評估的前提下，允許可接受的挑戰。
- 忽視環境倫理：把營地當免洗用品。
正確：每次活動都實踐無痕山林，離開時讓營地比來時更乾淨。
- 少用自然元素：在郊區草地辦活動就算「戶外」。
正確：盡量帶童軍進入真正的自然環境——山林、溪流、海岸、星空。

資料來源

- WOSM (2019). The Scout Method，第 3 頁與第 9 頁 (Nature 官方定義)
- Robert Baden-Powell (1955). Aids to Scoutmastership (含「營地是自然研究中心」論述)
- Robert Baden-Powell (1908). Scouting for Boys
- 無痕山林 (Leave No Trace) 七大原則：lnt.org
- WOSM 「Scout Method」：scout.org

1998 版中譯為「戶外活動」；2017 後改為「自然」，強調與自然生態的關係而非僅活動場域。

八、成人支持 (Adult Support)

一、要素定位：成人在童軍中的特殊角色

成人支持 (Adult Support) 描述成年服務員與青少年童軍的關係本質。在童軍方法中，成人扮演的不是教師、不是教官、不是命令者，而是引導者、夥伴與榜樣。

這是 8 個童軍方法要素中最常被誤解的一個。許多新進服務員以為「童軍服務員」就是「童軍老師」——更權威、更知識淵博、會教更多技能。事實上，童軍服務員的角色與學校老師截然不同，甚至在某些面向上是相反的。

二、WOSM 對成人支持的定義

Adult support: adults facilitating and supporting young people to create learning opportunities and through a culture of partnership to turn these opportunities into meaningful experiences.

—— WOSM, The Scout Method (2019)

譯：成人支持：成人協助並支持青少年創造學習機會，並透過夥伴關係的文化，將這些機會轉化為有意義的體驗。

這個官方定義中關鍵的兩個詞是「促進」(facilitating) 與「夥伴關係」(partnership) ——成人的角色不是教師、不是命令者，而是「協助創造機會的夥伴」。童軍活動的主角始終是青少年，成人是輔助者，不是主導者。

三、成人角色的轉化：從教師到引導者

進入童軍場域，成人需要主動轉換角色：

傳統教育角色	童軍服務員角色
指揮者：下達命令	引導者：提出問題
教師：傳授知識	夥伴：共同探索
評審：打分數	陪伴者：見證成長
決策者：替學生選擇	促進者：協助學生決策
糾錯者：指出錯誤	榜樣：示範行為
內容專家	過程專家

四、B-P 對服務員的期許

團長則在露營活動中與童軍夥伴生活在一起，不僅可以就近地觀察每一位童軍，他的一舉一動也成為童軍的最佳示範，對他產生深遠的影響。

—— Baden-Powell, 1955, Aids to Scoutmastership

服務員不應做童軍能自己做的事，但應協助童軍做他們現在還做不到、但努力可以做到的事。

—— B-P 對服務員的核心提醒

B-P 在 1955 年的《Aids to Scoutmastership》中還說了一句精彩的話：「服務員不是站在童軍前面拉著他們走，也不是站在童軍後面推著他們走，而是站在童軍旁邊，與他們同行。」

五、成人支持的具體內涵

(一) 身教優於言教

童軍夥伴會記得你說過什麼，但他們會更記得你怎麼做。

當服務員自己也整潔、誠實、有禮、樂於助人，童軍會在不知不覺中模仿。反之，當服務員嘴上說「童軍是整潔的」卻自己亂丟垃圾，童軍學到的不是「整潔」，而是「成人說一套做一套」。

(二) 適時介入：克制干預的衝動

看著童軍犯錯，是服務員最痛苦的時刻——但也是最重要的時刻。

當小隊長分配任務不公時，當小隊計畫明顯有缺漏時，當童軍打算用錯誤方式生火時——能不能忍住不立即介入？這是成人支持最關鍵的修煉。

原則：當錯誤會危及安全或健康時，立即介入；當錯誤只會帶來不便、效率低下、輕微挫折時，讓它發生。失敗是學習的最佳老師。

(三) 安全把關：放手不等於放任

青少年自治不等於放任。**安全與品格底線由成人守護**，但其他細節盡量讓童軍自決。

「危險」分為三類：

- **真實危險 (real danger)**：可能造成嚴重傷害或不可逆損害。
例如：未經訓練操作鋸子、未檢查就跳入不明水域、夜間獨自進入山林。**必須立即介入**。
- **感受危險 (perceived danger)**：看起來危險但其實安全。
例如：第一次過繩橋、攀岩、夜行軍。**應該允許童軍經歷這種挑戰**，這是培養勇氣的關鍵。
- **不便 (inconvenience)**：只是麻煩或不舒服。
例如：飯煮焦了、帳棚搭歪了、雨中走錯路。**讓它發生，事後檢討**。

(四) 持續陪伴：長期關係而非單次活動

童軍服務員不是「外聘講師」，而是「**長期成長夥伴**」。一位服務員可能陪伴一位童軍 6 年（從國中到高中畢業），看著他從青澀到成熟，這種長期陪伴是學校老師很難提供的。

正因為這種長期關係，服務員的承諾必須是慎重的。一個來來去去、不穩定的服務員團隊，會讓童軍感到挫折——他們會懷疑：「為什麼大家都離開？」

(五) 持續成長：服務員自己也要進修

成人支持要求成人自己也要學習、成長。台灣童軍服務員的訓練體系包括：

- **基本訓練**：新進服務員的入門訓練。
- **專科訓練**：依分齡（幼童軍、童軍、行義、羅浮）的進階訓練。
- **木章訓練**：服務員的最高榮譽訓練，分為基本、專科、實習、木章授予四階段。
- **領導員訓練**：訓練服務員之服務員。

木章授予不是「結業證書」，而是**對服務員終身學習的承諾**——獲得木章的服務員仍需持續精進。

六、台灣童軍服務員體系

(一) 登記資格

年滿 20 歲以上之成年人，向中華民國童軍總會或女童軍總會登記。需經過健康檢查、無犯罪紀錄等基本審核。

(二) 職務分工

- **團長**：童軍團的核心領導者。
- **副團長**：協助團長並負責特定領域。
- **團務委員**：協助團務的志工，多為家長或社區人士。
- **技能教練**：特定技能的專業指導者（如急救、攀岩）。
- **家長志工**：支援活動後勤的家長。

成人支持的真實時刻

某次團集會，新任小隊長阿凱主持小隊會議，討論週末露營分工。他語無倫次，被某成員打斷後完全亂了陣腳，會議拖了 40 分鐘還沒結論。

在旁邊的副團長心想：「我下去 10 分鐘就能搞定。」但她忍住了。她只是給阿凱一個鼓勵的眼神，等他自己摸索出方法。

會議結束後，副團長私下找阿凱：「今天的會議你覺得哪裡可以改進？」阿凱沮喪地說：「我控制不了討論秩序。」副團長：「下次試試看，先寫好議程，每個議題給時間限制。今天你已經很勇敢，能撐到結論不容易。」

三個月後，阿凱成為全團公認最會主持會議的小隊長。這個成長，不是來自副團長替他做了，而是來自她忍住沒做。

給新進服務員的提醒

當你想說「我來做給你看」時，先停下來問自己：「能不能讓童軍自己試試看？」

當你想說「不對，應該這樣」時，先問自己：「這個錯誤是不是學習的好機會？」

當你想替小隊長做決定時，先問自己：「我這樣做，是在幫他還是在阻礙他成長？」

成人支持的精髓不在「教得多好」，而在「能否讓青少年自己長出能力」。最好的服務員，不是帶出最會技能的童軍，而是帶出最能獨立、自治、自學的童軍。

資料來源

- WOSM (2019). The Scout Method, 第 3 頁 (Adult support 官方定義)
- Robert Baden-Powell (1919). Aids to Scoutmastership (成人服務員核心指引)
- WOSM 「Scout Method」：scout.org
- 中華民國童軍總會服務員政策 (107 年 10 月 25 日通過)：scout.org.tw/autopage_detail/26/130
- 中華民國童軍總會國家研習營組織簡則：scout.org.tw/autopage_detail/29/152

木章訓練 (Wood Badge) 始於 1919 年 B-P 在英國 Gilwell Park 主持的第一期服務員訓練。

九、社區參與 (Community Involvement)

一、要素定位：2017 年新增的第八要素

社區參與 (Community Involvement) 是 WOSM 在 2017 年第 41 屆世界童軍會議 (亞塞拜然巴庫) 正式列入童軍方法的第八項要素，使童軍方法從 1998 年的七要素擴展為現行的八要素架構。

這是童軍方法歷史上一個重要的轉折——它反映了 WOSM 對「童軍運動的當代角色」的重新思考。

二、WOSM 對社區參與的定義

Community involvement: active exploration and commitment to communities and the wider world, fostering greater appreciation and understanding between people.

—— WOSM, The Scout Method (2019)

譯：社區參與：對社區與更廣闊世界的主動探索與承諾，促進人與人之間更深的理解與相互欣賞。

注意定義中的「understanding between people」（人與人之間的理解）——社區參與不只是「我們服務社區」，更是跨群體、跨文化的相互理解。這呼應 WOSM 對全球公民意識的重視。

注意這個定義中的關鍵詞：「主動」（active）、「探索」（exploration）、「承諾」（commitment）。社區參與不是被動的「服務一下」，而是主動地認識社區、持續地投入社區。

三、為什麼在 2017 年新增這項？

童軍精神中「服務」一直是核心元素——諾言中明示「我願盡力協助別人」、規律中有「童軍是助人的」。那為什麼 2017 才把它獨立列為方法要素？背後有三個趨勢推力：

（一）原本提案是三個要素

一個鮮為人知的歷史細節：WOSM 童軍方法檢討小組最初的提案是新增三個要素——「服務」（Service）、「多元意識」（Diversity Awareness）、「在地與國際社區」（Local-International Communities）。各國回饋認為這個版本過於複雜，最終整合為單一要素「社區參與」，涵蓋上述三項精神。這也說明了為什麼 WOSM 對社區參與的描述特別強調多面向、多層次。

（二）全球公民意識的興起

21 世紀以來，氣候變遷、人權議題、永續發展目標（SDGs）、難民危機、性別平等、社會不平等成為全球青年的共同關懷。聯合國 2015 年通過 17 項永續發展目標（SDGs），預計在 2030 年前達成。

青少年比過去任何世代都更在乎這些議題。WOSM 認為童軍運動若不主動連結這些議題，就會脫離當代青年的關懷。

（三）童軍運動的全球行動方案

2010 年代以來，WOSM 推動多項全球行動方案，要求童軍超越團體本身、走向社區與世界：

- Scouts of the World Award（世界童軍獎）：要求童軍完成探索、服務、領導三階段，至少 80 小時的社區行動。
- Messengers of Peace（和平使者）：童軍以行動推動社區和平。
- Better World Framework：與聯合國 SDGs 對齊的童軍行動框架。
-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行動：童軍貢獻 17 項永續目標。

這些方案需要一個方法論層次的依據——這就是「社區參與」要素的角色。

（四）從個人成長到社會貢獻的平衡

過去童軍方法的 7 個要素都偏重「個人成長」（個人進程、做中學、品格養成）。2017 年新增社區參與，把童軍的視野從「我自己」擴展到「我與社會」，達到個人發展與社會貢獻的平衡。

四、社區參與的三個層次

社區參與不只是「在地」，而是涵蓋三個地理層次：

層次	範圍	範例活動
在地（Local）	學校、社區、鄉鎮	淨灘、敬老服務、社區掃街、地方文化採訪、學校志工、社區公園維護

層次	範圍	範例活動
國家 (National)	縣市、國家層級	全國童軍服務日、防災演練、環境議題遊行、原住民文化體驗、台灣特殊地景保育
國際 (International)	跨國、全球議題	JOTA-JOTI 全球聯播、世界大露營、SDGs 行動方案、國際難民支援、氣候行動

五、社區參與不只是「服務」

很多人把社區參與簡化為「做服務」，但 WOSM 的定義包含五個層次的行動：

層次	內涵	範例
1. 探索 (Exploration)	認識社區的歷史、文化、現況、議題	採訪社區耆老、研究地方文化、調查環境問題
2. 連結 (Connection)	與社區成員建立關係、傾聽需求	拜訪社區團體、與弱勢族群交流、參與社區會議
3. 承諾 (Commitment)	持續投入而非單次活動	定期到老人院服務、長期投入環境守護
4. 行動 (Action)	以具體行動回應社區需求	辦活動、做志工、發起倡議、執行專案
5. 反思 (Reflection)	檢視行動的影響與意義	活動後檢討、評估社區改變、規劃下次行動

一個完整的社區參與專案應該包含這五個層次，不只是「做完就走」。

六、社區參與 vs. 慈善救濟

社區參與和傳統的「慈善救濟」有重要差異：

面向	慈善救濟	社區參與
關係	給予者 vs. 接受者	夥伴關係
時間	單次或短期	長期持續
立場	居高臨下	平等參與
了解程度	表面理解	深入認識
目標	解決即時問題	促進持續改變
受益者	主要是接受者	雙方都成長

童軍方法強調的是後者——不是「我們去幫窮人」，而是「我們和社區夥伴一起讓世界更好」。這個觀念差異對童軍服務行動的設計有深刻影響。

七、台灣童軍的社區參與實踐

(一) 官方推動的活動

- 全國童軍服務日：每年特定日期全國童軍同步服務。

- 童軍清淨家園：環境守護專案。
- 地震防災宣導：童軍進入社區協助防災教育。
- JOTA-JOTI：每年 10 月第三週末全球無線電與網路聯播。
- 世界童軍始創日（8/1）：紀念與服務的結合。

（二）地方層級的範例

- 彰化縣童軍會：海岸淨灘、護蚵活動。
- 台北市童軍會：關渡敬老服務、社區關懷。
- 台中市童軍會：環境教育宣導、防災演練。
- 高雄市童軍會：原民部落文化交流。

八、與「服務精神」主題的關係

本知識庫的「童軍精神 → 服務精神」主題深入探討日行一善、各級進程服務要求、服務專科章等具體實踐。

社區參與作為童軍方法要素，提供的是「方法論層次」的指引；服務精神主題提供的是「實踐層次」的細節。兩者互為補充：

- 童軍方法 → 為什麼要做服務？怎麼設計服務專案？
- 服務精神 → 具體可以做哪些服務？各級進程要求是什麼？

一個社區參與的真實專案

某童軍團決定為期一年投入「社區獨居老人關懷」。

1. 探索

童軍訪問里長、社工、衛生所，了解社區獨居老人的處境。發現有 23 位 70 歲以上獨居老人，主要困難是無人聊天、看醫不便。

2. 連結

童軍分組拜訪每位老人家，建立認識。某些老人一開始拒絕，幾次後逐漸接受。

3. 承諾

全團決議每月第一個週六輪流訪問，至少維持一年。

4. 行動

每月訪問、節慶送禮、協助看診、教用智慧型手機與遠地家人視訊。年中辦了一場「童軍與爺爺奶奶的下午茶」聚會。

5. 反思

年末檢討：「我們學到什麼？哪裡可以改進？社區有什麼長期改變？」童軍提出明年要把這個專案傳給下一屆，並結合更多社區資源。

這個專案結合了 8 個童軍方法要素的所有元素，是社區參與最完整的展現。

延伸閱讀

關於社區參與的具體實踐方式，請參閱本知識庫「童軍精神 → 服務精神」主題的「童軍服務活動範例」與「實用範例」章節。

資料來源

- WOSM (2019). The Scout Method，第 3 頁與第 23 頁 (Community involvement 官方定義與歷史背景)
- WOSM (2017). 第 41 屆世界童軍會議決議 (亞塞拜然巴庫，新增第 8 要素)
- WOSM 「Better World Framework」：scout.org
- WOSM 「Messengers of Peace」：scout.org/messengersofpeace
-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sdgs.un.org/goals
- WOSM 「Scouts of the World Award」：scout.org/SOWaward

2017 年原先提案三個獨立要素 (Service、Diversity Awareness、Local-International Communities)，因複雜性回饋整合為單一「Community involvement」。

十、與台灣三大制度的對照與整合

一、台灣三大制度的歷史脈絡

在 WOSM 1998 年正式定版「七要素」、2017 年擴充為「八要素」之前，台灣童軍運動長期使用「三大制度」描述童軍訓練的核心方法。

三大制度的源頭可追溯至 B-P 早期著作中對「Patrol System」、「Honour System」、「Badge System」的描述，以及中華民國童軍運動先驅在 1934 年來台後的系統化整理。這個框架簡明扼要、易於理解，深植於台灣童軍服務員的訓練體系中。

二、台灣三大制度 (中華民國童軍總會官方論述)

制度	官方說明
小隊制度	符合少年的群體本性，透過小隊的組織使成員互助合作。使少年在童軍生活中獲致：體驗民主的生活，培養合作的精神。
榮譽制度	啟發青少年的內在榮譽感。使青少年陶冶高尚的情操，鼓舞向上的志氣。
徽章制度	發展青少年的成就慾，促進技能學習。使少年鍛鍊野外的技巧，增進服務的才能。

三大制度的官方論述具有兩個顯著特色：

- 每項都包含「機制 + 教育目標」——既說明該制度怎麼運作，也說明它要達成什麼。
- 強調青少年的「內在動機」——榮譽感、成就慾、群體本性都是青少年的天性，制度設計順應這些天性。

三、三大制度與 WOSM 八要素對照

台灣三大制度	WOSM 對應要素	說明
小隊制度		完全對應，台灣保留 B-P 原始用語

台灣三大制度	WOSM 對應要素	說明
	Patrol System (小隊制度)	
榮譽制度	Promise and Law (諾言與規律)	榮譽制度的內在價值來自諾言、規律。WOSM 將「諾言、規律」獨立為要素，台灣以「榮譽」概括
徽章制度	Personal Progression (個人進程)	徽章是個人進程的具體載體。WOSM 強調「進程」歷程，台灣以「徽章」具體呈現
(未獨立列出)	Learning by Doing (做中學)	內含於三大制度的實踐方式中
(未獨立列出)	Symbolic Framework (象徵架構)	以儀典禮節、徽記呈現，散見於各層級
(未獨立列出)	Nature (自然)	以露營、戶外活動實踐，未列為獨立制度
(未獨立列出)	Adult Support (成人支持)	以服務員制度、木章訓練體現
(未獨立列出)	Community Involvement (社區參與)	以服務精神貫穿，2017 年後可加強對應

從對照可以看出：三大制度沒有「少」WOSM 的元素，只是「分類方式不同」。WOSM 八要素是把每個元素獨立出來；三大制度則是把相關元素整合在「制度」這個更大的框架中。

四、兩種架構的特色與互補

(一) 台灣三大制度的特色

- 聚焦組織與評量機制：強調可運作、可實踐的制度層次。
- 貼近華人文化：「榮譽」概念深入人心，與儒家「修身」思想呼應。
- 易於溝通：三項簡明扼要，易於對家長、學校、社會大眾說明。
- 歷史延續性：在台灣童軍訓練體系中已使用數十年，廣為服務員熟知。

(二) WOSM 八要素的特色

- 聚焦教育原理：每個要素都對應一種教育學原則，理論基礎扎實。
- 強調系統整合：八個要素不可分割，缺一即不完整。
- 與時俱進：2017 年新增社區參與，反映當代議題。
- 跨文化共通：是各國童軍組織共同的語言，便於國際交流。
- 檢核功能強：可作為活動設計的檢核表，避免遺漏元素。

(三) 兩者並非互斥，而是互補

台灣童軍服務員可以兩者並用，依場合選擇：

- 對外說明（家長、學校、媒體）→ 使用三大制度，簡明易懂。
- 內部訓練（服務員、課程設計）→ 對照 WOSM 八要素，確保教育設計的完整性。

- **檢核活動**→ 設計活動時可用 WOSM 八要素為檢核表，避免遺漏（如：是否有做中學？是否包含自然元素？是否連結社區？）。
- **與國際童軍交流**→ 使用 WOSM 八要素，跨國夥伴能立即理解。

五、整合應用：用八要素檢視三大制度的活動

一個傳統的台灣童軍露營，怎麼用兩種框架同時檢視？

活動環節	三大制度視角	WOSM 八要素視角
小隊推選隊長、分工	小隊制度	小隊制度 + 成人支持
入團宣誓	榮譽制度	諾言與規律 + 象徵架構
搭帳、生火、煮飯	(屬於活動內容)	做中學 + 自然
考驗中級野外章	徽章制度	個人進程 + 做中學 + 自然
營火儀式	榮譽制度	象徵架構 + 諾言、規律
服務員在旁觀察、必要時介入	(隱含)	成人支持
活動結束時為當地清潔	(隱含)	社區參與 + 自然

這個對照展示出：**WOSM 八要素更精細，能凸顯活動中每個元素的教育價值；三大制度更簡潔，便於整體溝通。**

六、結語：童軍方法的永恆與更新

這些童軍運動的方法每一個都可以獨立成為一種教育方法，然而，與其他教育形式不同的地方是，在童軍運動中，這些方法不再是個別分離，而是緊密地結合並構成一個完整的教育系統，少了其中任何一個，都無法展現童軍運動的完整性。

—— World Scout Bureau, 1998a, p.13

童軍方法歷經百年仍保持其核心精神，同時隨時代演進不斷更新（1998→2017）。無論是台灣的三大制度，還是 WOSM 的八要素，背後共同的信念始終如一：

透過刻意設計的環境、關係與活動，協助青少年成為健全的人、良好的公民、世界的貢獻者。

這就是童軍方法跨越百年仍被全球億萬青少年實踐的根本原因。從 1907 年白浪島的 21 個男孩，到今天 170 個國家的 5,700 萬童軍，這套方法持續證明它的有效性。

而身為服務員或團員，你正是這個百年傳統的延續者——你今天的努力，正在書寫童軍方法的下一頁。

參考資料

主要來源：

- World Organization of the Scout Movement (2019). The Scout Method.
- World Organization of the Scout Movement (2017). World Scout Youth Programme Policy.
- World Scout Bureau (1998). Scouting: An educational system.
- Baden-Powell, R. (1908). Scouting for Boys.

- Baden–Powell, R. (1955). Aids to Scoutmastership.
- [WOSM Scout Method 官網](#)
- [WOSM World Scout Youth Programme Policy](#)
- [中華民國童軍總會：童軍的三大制度](#)
- [Wikipedia: Scout method \(含 2017 年修訂歷程\)](#)